

午夜清风 / 晋

被绑架的青春

坐心不改，风月不散，
就算青春散场，我们也永不说再见。
「致我们的后青春」后午夜清风再续青春故事。



被绑架的

青春

午夜清风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绑架的青春 / 午夜清风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306-6859-7

I. ①被… II. ①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7285 号

责任编辑: 魏 青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部)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北京东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333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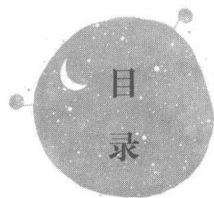
印张: 18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被绑架的
青春



目
录

001	楔 子
005	第一章 大片里的插播广告
020	第二章 送审风波
039	第三章 神秘私信
054	第四章 错误的邂逅
075	第五章 处女作
094	第六章 东山再起
109	第七章 都是出名惹的祸
126	第八章 蛰伏
140	第九章 渐行渐远
158	第十章 爱的代价
176	第十一章 命运转折
202	第十二章 万箭穿心
217	第十三章 可惜没如果
236	第十四章 真相大白
260	第十五章 首映典礼
275	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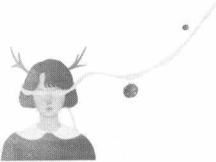
也许在李可乐的眼中，玩电影早已不是追求艺术之道，而是一种让生命变得更可以承受非常人之道的方式。因为他用事实证明玩艺术不管玩得好或者烂，都只能被艺术玩。

时间已近午夜，整座城市外围的千年古城墙在流光溢彩的现代灯饰装点下释放着略显暧昧的气息。夏天已经到来，本来前些日子睡觉还要盖着被子的，可一场大雨过后，温度急剧回升。据前一天气象信息显示，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8℃。

这天是6月29号，天气更是出奇的热，有点像节节攀升的楼市。热法更是颇具水准，天气闷，湿度大，汗不出来，真是说不出的难受。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桑拿天

要说这个日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只是对李可乐来说有着一点小小的唏嘘。他不小心看了一眼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空间和时间的坐标，这天刚好是他正式当选并担任天娱董事长以来的第129天。也就是说这个曾经草根出身的穷小子，已光明正大、人模狗样地在这座城市的娱乐圈站出来做了129天老大。

“人不为梦想去奋斗，还不如去死！”这是李可乐一贯信奉的格言，事实上他做到了。现在算是熬出头了，这些日子，电视节目专访、新闻发布会一场接着一场，人前人后，台上台下，他看起来完全是个大人物。所有人看见的，是他的风光，他的荣耀，但没有人知道，四百多天以前，他像条狗一样东躲西藏，在城南墙根接近外环路的红灯区里，吃不饱睡不好，日日夜夜绞尽脑汁和秦一铭那只老狐狸做着明枪暗箭、刀光剑影般的斗争！



还好现在新片已经顺利杀青，后期制作也将马上告一段落。李可乐突然间发觉，自己能死里逃生并重振天娱，能脱掉束缚，放下一切娱乐世界里为维护自己那些表面的光鲜而在背后一直痛心疾首地坚守的生存规则，潇洒行走，是有着别人没有的筹码。现在，在这样的夜晚，跟个狗熊一样坐在一个烟熏火燎的烧烤地摊前的马扎上，脱掉了媒体前正统体面的服饰，光着膀子享受多年前蹲在大西北老家那村口大槐树下向往的自由，真是人生的一种奢侈享受。

也许，在李可乐的眼中，玩电影早已不是追求艺术之道，而是一种让生命变得更可以承受非常人之道的方式。因为他用事实证明玩艺术不管玩得好或者烂，最终都只能被艺术玩。现在他安静地坐在马扎上，觉得自己只是一个被记忆放逐的人。估计就连路过的人，都能从他微笑的表情里读出沧桑。此刻，李可乐的面前是一个满是油渍、近乎连颜色都辨不出的小桌子，桌子上面堆满了老板娘已经烤好送来的鸡翅、肉筋、猪腰子、板筋和馒头片。吃着热辣的烧烤，喝着冰镇的“金小麦”啤酒，抽着“黄鹤楼”香烟，时不时再看看眼前那个体重接近两百斤的老板娘满头大汗烤肉串的样子，以及为招呼顾客而刻意表现出来的友好神情，他的心情顿时舒畅了很多。

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流逝着，尽数往看不见的地方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天空里已经飘起了细雨。在李可乐的面前，已经堆起了一小堆竹签子和一排空了的啤酒易拉罐。地上是一片七零八落的烟头。恍恍惚惚中，李可乐看到老板娘肥硕的屁股东摇西摆，酷似飞碟，来回在空中扭动，他知道自己已经喝了不少。用他哥们“阳痿”的话说，就是兄弟他喝长了！本来这个时候心情应该越来越爽的，因为人越是在喝长之后，就越可以抛开一切纷争烦恼和心灵的禁锢，无拘无束。特别在这样的桑拿天里，喝冰镇啤酒，吃烤串，看胖老板娘的“人体飞碟”表演，还有细雨滋润，真是人生一大快事。然而，就在李可乐爽到无法抑制，拿着一个烤馍片准备塞进嘴里的时候，事先营造的所有心情瞬间里全部都化为乌有。因为他看见在马路对面的便道上，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一个男人左顾右盼后上了另一个男人的车子，两人上车后，车子便迅速开往了城南方向的外环路。如果单就两个一般的男人上车这件事来说，并没有什么，可偏偏这两个男人在李可乐看来都不是一般的男人。他们一个是李可乐交往多年的难兄难弟，曾经自认为可以穿一条裤子打天下的铁哥们，叫阳光；另一个是和李可乐因为合作反目成仇，嫁祸陷害于他，差点使他遭遇牢狱之灾的劲敌，叫秦一铭。尤其秦一铭，本来是销声匿迹了的，怎么此刻突然出来了？而且这俩人在这个时候发生交集，让李可乐有点难以想明白。

“哎，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你来帮我看看……看看……”本来李可乐是打算喊老板娘帮自己看秦一铭的。可是很显然，人喝长了之后不仅很快会忘

记自己做事的本来意图，而且连简单的话也会重复着说。李可乐这一口气喊了七遍“老板娘”外加三遍“看看”，以致老板娘以为他又要加烧烤或是啤酒，于是赶紧丢下手中正在烤着的肉串跑过去招呼。那知道跑过去一看，才发现是个喝出了幻觉的人正捧着已经变方的了的空易拉罐瞎唠叨呢。

“小伙子，你是不是喝多球了？别再喝了行吧撒。”老板娘说着地道的老家话，一边心疼烤糊了的肉串一边拿开李可乐手里抱着的易拉罐。

“没事儿，我问问你，你知不知道一年前有个叫李可乐的人被车撞死的事情？你……认不认识他？”李可乐说着又捋了两串羊肉串塞进嘴里。

“听说过，可后来据说是一场误会。其实死了的人并不是李可乐，而且听说是有人专门设计的一场阴谋！李可乐不是前段时间正在拍摄新电影吗？那天还在电视上看见他了呢！”显然，老板娘没能把眼前这个满嘴酒气的年轻小伙子和大名鼎鼎的导演李可乐联系起来。

“劫后余生，才发现吃肉喝酒真爽！你秦一铭牛，我也老牛啦！”也许是受到了酒精的刺激，李可乐忍不住骂骂咧咧，说出来的话也开始没了逻辑。

听到这话，对面不远处坐着的一中年男子有点屁股不沾地儿了，他似乎很惊讶这个小伙子怎么能说出这句经典的话，一抿嘴，叹了口气说：“哥们，别老牛×啦。要知道生活就这样，傻×的人永远比牛×的多！喝吧。”说完隔着桌子朝他挥了挥手中的酒瓶子。很显然，那兄弟同样也喝长了。

“老板娘，再来30块钱的鸡翅，分给对面那人一半！”李可乐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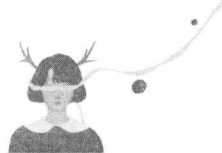
“唉，老弟，别这样，这些我请！”对面的人说着掏出自己的钱包，在桌子上使劲地拍着。

“没事没事，和哥们儿您谈得爽快，就当我请你了！”李可乐说着又灌了一口酒。此刻，两人都不知道自己和一个同样喝长的人隔着几米开外说着风马牛不相及的话。

“唉，那时候我也年轻，觉得自己在剧组当个置景那就牛×了！可是现在才知道有个人比我还牛×，他就是天娱的董事长李可乐！兄弟，你认识李可乐不？他可是个搞机械的出身啊！”看那哥们一甩脖子，很有气势地喷出李可乐的名字，分明是受到酒精的鼓舞，打开了心底尘封多年的话匣子。

而此刻听着这些话，尤其是后面那句“你认识李可乐不？他可是个搞机械的出身啊”，李可乐大脑里顿时有很多事都被慢慢拆下来，一点一点开始在心里拼凑，拼到最后却发现仅仅是这个庞大时代的小小碎片，尽管曾经有那么跌宕起伏的剧情在自己身上上演，但等咽下那口酒后终究发现物是人非。

在别人眼中他是个名人，是个成功者，但这些光鲜的背后所付出的只有他自己最清楚。尤其从认识秦一铭那天起，就鬼使神差地开始经历一些常人无法



想象的离奇、黑暗、恐怖的事情。而现在，居然光着膀子在这样一个小烧烤摊上和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饶有兴致地喝酒谈人生，有道是人生处处皆“意外”。

129 天前，他还是一个涉嫌经济诈骗被追查的嫌疑人。

129 天后，他已经爬上了显赫的娱乐圈头把交椅，成了大名鼎鼎的天娱董事长，又是响当当的著名新生代青年导演！

没错，也许，这就是人生，永远都会有“惊喜”。可此时此刻，李可乐哪里知道，此前他自己遭遇嫁祸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未解棋局，而今这俩人的碰面即将带给他的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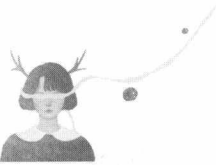
如果说李可乐的人生是一部票房高涨的好莱坞大片，
那秦一铭就是在情节演到最精彩的时候弹出来的插播广
告，不仅玷污了艺术的名头，更是反了观众的胃口。

1

“就这么定了。协议一张纸，遵不遵守在义气，守道是讲义，不守是狗屁，你拟或者我拟都成，只要你找人把李可乐这事儿办妥了，事成之后按你说的，环宇影视的股份给你百分之四十九，你担任副董事长！”说完这话，秦一铭灼灼的目光盯视着阳光。

谈判结束了，阳光知道秦一铭已经答应了分给自己的股权份额，不过附加给他的这个交换条件让他有点纠结，毕竟李可乐是和自己一道打拼了几年的兄弟。阳光起身，将皮包抓在了手中，犹豫半晌后道：“协议还是你拟吧。一个月之内，我保证让李可乐离开天娱，不过秦总，可不可以……”

秦一铭打断阳光的话：“兄弟，先打住。李可乐这次必须得离开这座城市。我知道你和他一道儿打拼了那么多年，从个人交情上讲，你很难下这个手，这个我能理解。可是你得考虑一下我这边的处境，我们也是兄弟，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啊！”说完又盯着阳光看了一眼，然后起身告别。



“那好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既然如此，我会按你说的办。希望从今往后这件事情成为秘密！”虽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阳光心里有很多的不忍，但最终说话的时候，他的大拇指还是往秦一铭的手背上紧紧地扣了上去。等他把手抽回来的时候，秦一铭的手背上硬生生地多出来了一道血印。

出了名人城市酒店，穿过檀溪路口的时候，借着夜幕中车灯的亮光，秦一铭清晰地看到外边细如牛毛的雨丝。在这样的情境下，秦一铭还是忍不住想起了那个女人谄媚的样子。他对着后视镜中自己的脸注视了良久，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使劲地踩了一脚油门，消失在夜色中。

一回到家里，秦一铭老婆就迎上来问：“你不是说今天要出差的吗？怎么没去？”

看着老婆惊讶的眼神，秦一铭才猛地想起来早上临出门前自己对老婆说过要“出国”的，可这国出得怎么晚上还就回家了呢？在为自己如此荒诞的谎言汗颜的同时，他灵机一动赶紧解释道：“临时有点事情，所以考察团改行程了，等忙过这两天了再去。”

“一铭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看你这几天总是心神不宁的，是什么要紧事儿竟然连出国考察都放下了？”秦一铭的老婆似乎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便放下手中准备去洗的衣服问。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别没事瞎想，我能有什么事啊？放心好了！”秦一铭不耐烦地摆摆手，进了里屋的书房。

这是秦一铭的习惯，每办完一件重大的事情之后总要在书房独处一阵子。特别是现在，刚刚和阳光达成了一项秘密的协议。

命运负责洗牌，但是玩牌的总还是自己，这句话对现在的秦一铭来说太贴切了。尽管这是密谋已久的事情，但到了真正决定实施的时候，他还是得静一静，理一理自己的思绪。关上门，秦一铭在沙发上躺下，开始思考。他心想，这是一个绝密的协议，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不过想到最后他觉得有一个人必须得汇报，因为这次行动一旦失败，他将会受到全市人民瞩目。到那个时候，很多人一定会找自己要说法，自己就会被推给全市人民当作公敌唾弃，如果事情败露，那么他也早晚会面临向李可乐做出解释。如果真是到了那个地步，自己也只能让背后的这个秘密尽可能地晚一些曝光而已。再说了，在这个圈子里，李可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也就甭想保密，也没有可能保密。尽管使出这种手段有着被驱使的必然，可是毕竟掩盖不了自己卑劣的痕迹。

“欲望的眼中是不能有同情和退缩的……”当想到这里的时候，秦一铭腾地站起，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的电话号码。

李可乐摇摇晃晃地从烧烤摊上转回到北街小北门码头的时候，蒙蒙细雨已经笼罩了整个夜空。滨江大道两边灯光昏暗，显得特别冷清。这一晚，沿江两岸的所有附属物也仿佛凝固了似的，沉浸在寂静中。路灯没有亮，长虹大桥上面疾驰的各色汽车流星般的灯光把桥下马路照得通亮，这场景显得有点阴森。李可乐丢掉手里的最后一个啤酒易拉罐，加快了行走的步伐。甩出去的易拉罐撞击在古城墙角的砖石上，发出了刺耳的声响。就在这时，他忽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本来是打算西行去公司的，看到这情形后临时决定到对面打东去的出租车回家，心想这样出租车就不用掉头了。等过了中间光亮的地带，李可乐蓦然发现沿江码头的游船上下来一个人，那人上岸后快速朝自己奔了过来。李可乐加快了步伐，但那人在小北门码头边已经追上了他。就在此时，那人高举右手大声地喊了句“兄弟，对不住了”。

火光过后，李可乐脑袋里一声轰鸣，右腿一麻就直接往后倒了下去。

在黑暗中，李可乐很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跌坠，他不知道何时落底。很久很久之后，终于有了知觉，他感觉周身的疼痛在往外蔓延。就在这时候，突然从马路的另一侧有一辆车子疾驰而来……

等李可乐反应过来的时候，整个人已经沿着车头的朝向被抛起来甩出了一道弧线，然后重重地坠落在地面上。就这一下，原本仰躺在地面的李可乐瞬间变成了蜷缩的姿势，脑海里的疼痛也瞬间被挤压了出来，像蚂蚁一样在周身往外爬。这下李可乐彻底地清醒过来，并且明白必须为求生而做出什么。他抬起头来，看到远处稀疏的车灯，周围除了雨声外没有一点动静。此时他已经弄不清楚自己是在地狱还是人间，撞他的那辆车子已经没有了踪影，不过李可乐能够确定应该是一辆轿车，要是别的什么大车，也许他的小命早就交出去了。想到这里，李可乐的后脑勺顿时渗出一丝寒意，突然感觉自己已经踏上了地狱之路。但有一个声音告诉李可乐，自己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死去，起码在死去前要知道是谁送自己走的。

李可乐伸手从上到下摸了摸自己周身的各类大件，在确认都还完整之后，咬紧牙关拖着身躯拼命向有亮光的地方爬去。他心想，也许只有爬到有亮光的地方，过往的司机才看得清，不至于再被撞第二次、第三次。

就在这个时候，从东向西行驶而过的一辆车子发现了他，一声刺耳的急刹车后伴随着剧烈的震动停了下来。车灯雪亮清晰地照着马路中央半匍匐浑身满是鲜血的李可乐。李可乐望着来车，车里的人望着李可乐。求生的本能让李可乐用尽最后的力气发出了微弱的呼救：“有人吗？救救我！”说完后，李可乐就晕厥了



过去。

听到呼救声，从车子上下来了两个人，一个瘦高的男人和一个娇小的女人，他们一前一后急忙奔到了李可乐跟前。

在快走到李可乐面前的时候，那男的忽然惊叫：“啊，李可乐！怎么是李可乐？小白，赶紧叫救护车！”来人叫曲万里，是主管科教文卫的一位老领导。

“呀，李可乐！”那女的也跟着惊呼道，很好听的声音。这是全市的听众每天都能听到的声音，她就是广播电台音乐频道的播音员白玲。

3

李可乐苏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他被放在医院急救中心的担架上，旁边围了很多。天娱公司的人差不多都来了，新片女一号洛禾挤在最前边。广播电台的白玲正在给李可乐的助理秦怡讲述救助经过，旁边还站着几位警察，他们正在向曲万里了解情况。曲万里说：“开始的时候以为只是单纯的车祸，我就让小白叫了救护车。等打完电话，小白一看裤子的洞就呆了，结果把裤子往下一拉，就发现可能是枪伤，所以才赶紧报警。本来当时想保护现场的，但我想人都已经昏迷了，就先救人了。我和小白都来医院了，现场就没来得及留人……”

见李可乐苏醒，曲万里赶紧凑在他耳边说：“可乐，你就安心养伤，我给院方交代了，医生马上给你做全身透视。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你放心，凶手一定会查出来的！”

看着曲万里如此的关切之情，李可乐强忍着疼痛挤出微笑：“有您老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在进透视室前，李可乐忽然很强烈地喊了声：“我要小便。”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裤子就被脱拽到了腿弯处，然后有一个凉冰冰的东西塞在了他的裆部。

“尿吧。我接着。”是秦怡的声音。凭直觉，李可乐知道塞在裆里的东西应该是个饮料瓶子，这东西他以前上学时半夜不想起床上厕所，经常这么用。

秦怡的这一句话，瞬间就把李可乐弄得面目通红，可谁都知道，在生命面前一切羞涩都忽然没有意义。李可乐想尿的感觉很强，但是他的那个物件就是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无论怎么用，还是像个霜打了的蔫黄瓜一样耷拉在冬日没有阳光的塑料大棚里。

看着这情况，医生悄悄地问秦怡：“你们家先生平时那方面功能没问题吧？”

医生以为她是李可乐的家属。都到这个时候了，秦怡也顾不上解释，随口就应了声：“以前没有。”听着秦怡的回答，李可乐心里是十二分的不自在，但他没有解释，也没有插嘴。

医生接着说：“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讯号，可能膀胱被撞碎，如果是这样，就有生命危险了。”说完，李可乐就被抬进了透视间。

谁知道正透视的时候他却突然尿出来了，还一下子滔滔不绝。

医生见李可乐尿了出来，便小声对秦怡说：“现在没事了，你不用担心了。”

听到这话，秦怡回头看了看躺在台上的李可乐，想起刚才为他接尿的事情，脸突然红了。

4

阳光回到家的时候，客厅的景象令他忍不住想乐。老婆江一帆、儿子、小保姆，每人都抱个沙发垫子在看电视，其乐融融。但一转眼，刚才还甜滋滋的心情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老婆、儿子对于他的归来毫无反应。

只有小保姆站了起来，问：“阳哥，吃了么？”

“吃了。你看你的吧。”通常他都是在酒店吃完了才回家，有时甚至都睡在酒店里。现在看来，回来也好，不回来也好，家里这三个人就当没他这个人一样。

阳光伸手把衣服挂在衣架上，然后在沙发上坐下。坐在电视前，但没有看电视，他一直在看老婆江一帆的反应。可是江一帆依旧在看自己的电视，丝毫没有反映出有他这么个人回来的气氛。

“喂，跟你说点事。”阳光对江一帆说。

“说吧。”江一帆的眼睛依旧在电视上。

小保姆见此情形赶紧知趣地离开，去了自己的房间。

望着江一帆，阳光心中的火苗已经在向上蹿，可江一帆的目光依旧在电视上，还是一刻都没挪开。

阳光无奈，目光也转向电视屏幕，电视里正播着一部情感剧，里面的男女主人公正在亲吻。可是，他知道自己和眼前这个女人之间已开始冰冷。“你能不干教师了吗？回来帮我，做环宇的总经理。我得把主要精力放在新片拍摄上。我刚刚和别人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可能很快就能拿到环宇百分之四十九的股权。”阳光努力地将话语说得近乎些。他心想，男人嘛，怎么能和女人一般



计较？

“没门。”那头江一帆连脸也没转，就丢出了两个字，目光依旧在电视上。

听到这话，阳光想上去把电视砸了，但见儿子在就忍了。儿子乌溜溜的眼睛一会望望这边，一会望望那边，他不忍心让儿子看见他和老婆之间的这些摩擦。现在，爸爸和妈妈就是儿子的节目。想到这里，阳光强忍住怒火笑了笑，拍了拍儿子的后脑勺，儿子龇着牙对着他笑。儿子的笑让阳光的心中亮了好多，于是就忍气吞声了。阳光上楼去，在卧室里开了电视，调到都市频道看起了自己白天录制的专访节目。

阳光已经记不得和老婆多久没有同房了。有的时候，望着江一帆也会欲望重重，但一近乎，就被那头冰冷了。身下那个物件儿就好像被霜打了的茄子似的，很老实地蔫巴着。在这座城市里，他成天面对几十万观众可以纵横驰骋，可是，在这个女人面前，他总是无能为力。现在，看着自己在演播厅对着镜头口若悬河的样子，他甚至忍不住吹起了口哨，好像在庆祝这个世界总算还剩下这么一个不买他账的人。忽然，他的口哨不吹了，脑海里想到了另一个人选，另一个可以接替他做环宇影视公司总经理的人选。嗯，就是她了。他的口哨再次响起，而且声音更大，似乎想让江一帆听到，让她明白自己的心情并没有受到影响，他现在正快乐着。

5

第二天上午，根据专家会诊结果，医院给李可乐做了手术，将嵌入他皮肉和骨头之中的一粒铁砂取了出来。还好，威力不大，铁砂穿过肌肉组织并没有给骨头造成多大的伤害。车祸也只是撞裂了盆骨的一块骨头，没有手术前预想的伤害大。医生说不需要在里边打钢钉，只要将右腿打上牵引，让股骨头别顶着盆骨，裂开的骨头就会挨到一起，很快愈合。为了减少移动身体带来的痛苦，手术前，医生让护理人员将李可乐连同病床一起抬了去。

雷二顺出差，一大早回来就跑到医院看望李可乐，李可乐却劝他回公司看着片子的剪辑。雷二顺说有小惠看家呢。李可乐摇头，坚持让雷二顺必须回去。雷二顺隐约意识到李可乐的担忧，跟了他这么久，他很了解。

“我明白了，我回去。”雷二顺嘴里虽然这样说，但说话的时候几乎哽咽。当那张大床连同李可乐被抬回病房的时候，雷子也来了。李可乐知道，一定是雷二

顺告诉他的。雷子是刚从外地回到公司就赶到医院的。

“孙子养的王八，目无王法的儿子，胆子也太大了！”平时说话文质彬彬的雷子一进门开口就骂。

李可乐强忍疼痛挤出些笑，说道：“你以为这世界上，就我李可乐和你雷子两个胆大啊？”

床边的人本来还因为担心一个个愁眉苦脸的，这下都被逗乐了。

“伙计你真行啊，都这个样还能笑。”雷子也许是故意缓和气氛。

“那你希望我哭？”李可乐笑着说，“那可正中人家的意。再说了我还没那么多眼泪！”李可乐表面上在笑，但是泪在眼中打转。

医生来了，说是要把牵引做了。打了麻醉针，但是是局麻，所以李可乐的神志是清醒的。医生像木匠做活似的，用铁锤将一根铁钉从右腿的膝关节略微往上一点的地方钉了进去，从骨头中间穿过去，然后在两边挂上了绳，那绳顺到了脚底的床头，挂了一铁块。“拽着你的右腿，让它别顶着盆骨，好让盆骨裂开的骨头往一块儿凑，往一块儿长。”医生一边弄一边说。钉的时候，李可乐想欠起身子看得清楚一点，但是不敢太过于努力，盆骨那碎裂的骨头必须令他加倍小心。他就感受着人体被铁钉钉的感觉，很细微的疼，如一只很小的虫子在钻。

雷子瞪着眼，看得直咧嘴。

“这也太残酷了吧，把人像家具一样修理！”医生收摊走了，雷子感慨。

“行啊，总算没把我的腿锯了去，要不我就要成天趴在你背上摄像、剪片子了。”李可乐这话一出，床边的人又都被逗笑了。

雷子指着李可乐道：“你好好养伤，片子的事情不用操心，有我和王大鹏看着，让二顺他们先剪着，等你能爬起来了，还得干，别想着挨了铁砂就给大家撺挑子。”

“那当然。这一粒砂，或者说这一趟地狱之旅，无非延缓了一下革命的进程而已。我这儿没事，你先回去吧，片子的事情让他们按原计划推进，不要因为我这个意外耽误了送审。”

“我知道。你自己保重，我们大家还等着靠你吃饭呢！”雷子一只手伸向李可乐，另一只手用力地摁了摁床前输液架上的药瓶子。

李可乐笑着伸出手和雷子的手指钩在一起。

就在这个时候，两位警察进来了，与李可乐的目光相遇，其中的一个微笑着点了点头。

雷子知道警察是来办案了，赶紧告辞。

看见警察进来，旁边的人怕有不便，都回避了。只有秦怡没有出去，出事后她一直陪在李可乐身边。



警察望望李可乐，再转身看看秦怡。

李可乐也明白了警察的意思，说：“没关系，她是我的助理，可以在这。我知道，情杀肯定是你们的判断之一。我可以告诉你们，没有这方面的可能。”听完李可乐的话，警察笑了。

警察了解完情况，说市局已经立案侦查，让李可乐好好休息，他们一定会尽快破案。

警察走后不一会儿，王大鹏也从北京赶了回来，他带着胡子还有其他几个发行人员来到了医院。

王大鹏一进门，李可乐就直截了当地问：“我相信外面现在一定会有情杀的传闻，对吗？我也相信这是你们担心的一种可能。如果这是事实，也是最令你们大家蒙羞的，这个你们不用说，我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用人格担保绝对没有这种可能。”说这番话的时候，李可乐的目光一直看着王大鹏和在场的人，他似乎在用目光传递一个信息：这话，其实同时是说给自己的。

王大鹏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点了点头。

李可乐立刻就明白，传闻已经产生。

王大鹏愤愤地说：“不管这个事件背后隐藏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你永远是我们的大哥，只要天娱还在你手上一天，我们大家就会跟着你在一起。哪怕穷到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我们还是天娱的人！你放心养伤，我们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影响到片子送审的。如果因此而延误了片子的首映，说不定就正中了一些人的下怀！你就在这里遥控指挥，我们大伙按原计划推进工作。”

6

晚上“阳痿”也出差回来，带领几个弟兄来看望李可乐。“阳痿”告诉李可乐，下午天娱的中层干部会上，雷子大发雷霆，说谁敢制造谣言就开除谁。会上，雷子指定秦怡亲自负责李可乐住院期间的的生活，并与医院沟通，让李可乐住进贵宾病房。

李可乐的床头上，是洛禾与秦怡各自捧来的花篮。娇艳欲滴的鲜花不仅让房间增添了活力，更多了份女孩的味道。

大伙儿进门没一会儿，李可乐就已经把公司最近的事情安排完了。安排好，他让胡子开车送大伙回去，单独留下“阳痿”交代重要的事情。

“我准备立即运作新片上院线的事情。有雷子和王大鹏指挥二顺他们加班剪辑，在原计划时间上线，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但目前我们对于竞争对手的动向还不了解，如果我们的人全部身心都投在片子的后期制作上，对环宇下一步的动向不关注，时间长了，会发生什么变化就不好说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的这部片子是不能出任何差错的，这是我们天娱上下几十号人的全部心血，这已经是孤注一掷，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事实证明，天娱没有倒下。从现在起，放弃对秦一铭的监视，你得安排一个人专门负责盯着阳光。”

“阳痿”惊讶道：“你又有新的计划？”

李可乐点头说：“可以这么说，但你必须在家坐镇，看着所有素材不要脱身，以免发生意外。盯阳光的人选倒是有一个非常合适。”

“你是说胡子？”说完，“阳痿”自己都直摇头。

“不要看他心眼死，越是这样的人越不容易引起他们的注意，再说了他肯定是自己人。”听李可乐这么一说，“阳痿”心里豁然。

“给胡子打个电话，让他送完人就来。告诉胡子，如果小惠方便，让她把手上的工作先放一放，也一起到这里来。”

“好，我这就去通知。”“阳痿”说完就出去喊人。

二十分钟后，“阳痿”、胡子、小惠站在了李可乐的面前。

“胡子，明天开始就让小惠替你处理公司的事情，你就可以不上班了，专门盯着环宇的动向，有没有问题？”李可乐微笑着问胡子。

“没问题。”胡子回答。

李可乐向“阳痿”道：“你们都知道，上个月环宇投资的一部反映西部支教题材的影片《乡村女教师》已经开拍了。你们要是仔细想想，应该能想到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有了新的动作。环宇组建才多久？他们就敢下这么大的赌注在阳光身上，就一部小纪录片，投资三百万！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阳痿’，你回去后告诉秦怡，这次我们新片所有的宣传推广工作由她亲自来策划。我们这回一定要让他们死得很惨！”

“你放心，交给我的任务一定全力完成，他阳光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的时间，其余干什么我都监视，我看他们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胡子很是认真地说道。

“你把这件事给我办好了，我去和雷子说，让他把他那个座驾送给你。不过我可要告诉你，你别简单地就因为心里记着那个破富康而忘了盯梢啊。记得要把阳光的一举一动每天都汇报给我。”李可乐知道，胡子对雷子的那辆富康车那可是垂涎三尺。

“好。说话算数。哥们儿，我还不信这个邪了！为了拿下那辆富康，就算这段日子我不吃不喝不眨眼也要盯死他，我就学着苍蝇叮大便。”